

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四年第四輯

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四年第四輯

(总第三十二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Fourth Series 1984

中华文史论丛

一九八四年第四辑

(总第三十二辑)

朱东润 李俊民 罗竹风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沪刊第 046 号 定价: 1.00 元

目 次

论《方輿胜览》的流传与评价问题	谭其骧 (1)
汉代乌孙居地考	苏北海 (25)
楚汉诸侯疆域考	周振鹤 (47)
大酺考	钱剑夫 (59)
《春秋》称人释义	赵光贤 (69)
义净籍贯考辨及其它	王邦维 (77)
关于郑和的家世和生平	沈福伟 (91)
《关于〈灭惑论〉撰年与诸家商兑》之商兑	李庆甲 (105)
《哀江南赋》著作年代问题	王仲镛 (133)
秦系考	赵昌平 (141)
有关杨诚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于北山 (155)
朱熹的诗说	黄 珮 (167)
钱谦益入清后诗歌试论	胡 明 (175)
苏轼著述生前编刻情况考略	曾枣庄 (193)
《林文忠公手稿》考释	吴 格 (209)
《镜花缘》的外文翻译及研究论著	王丽娜 (223)

祁承燦家书跋 黄 裳 (233)

附: 祁承燦家书 (236)

《中华文史论丛》一至三十二辑分类目录索引 (285)

石贯诗事 曹 汛 (24)

关于蔡琰的生年 刘开扬 (46)

《全唐诗》误收南宋朱熹诗 曹 汛 (68)

裴行俭掌典选之年考 祝尚书 (132)

李白与朝衡诗谊三事 曹 汛 (140)

陈子昂诗之旻上人及其它 祝尚书 (166)

王绩名下的吴少微诗 曹 汛 (174)

《桃花扇》的刊行者佟蔗村 冬 子 (208)

杨炯初入蜀年考 祝尚书 (232)

CONTENTS

- On the Valu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ang Yu Sheng*
Lan (A Geography of China).....Tan Qi-xiang (1)
- A Research on the Region Inhabited by the Wusun
Nationality Su Bei-hai (25)
- A Research on the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the Dukes
and Princes in the Chu and Han Times.....
.....Zhou Zhen-he (47)
- A Research on Da Pu (Proclaimed Countrywide
Drinking Festival)..... Qian Jian-fu (59)
-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Ren* (Man) as
Used in *Chun Qiu*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Zhao Guang-xian (69)
- Verifying the Native Place of Yi Jing and Other
Things Thereof Wang Bang-wei (77)
- Zheng He's Family Background and Life Story.....
.....Shen Fu-wei (91)
- In Response to *An Invitation to Hold Discussions*
on the Date of the Authorship of "Mie Huo Lun"
(*"An Essay on Dismissing Doubts"*).....
..... Li Qing-jia (105)
- Verifying the Years of Composition of *Aijiangnan Fu*
by Yu Xin..... Wang Zhong-yong (133)

A Research on Qin Xi.....	Zhao Chang-ping (141)
Several Problems Found in the Studies of Yang Cheng-zhai.....	Yu Bei-shan (155)
Zhu Xi's Teachings on <i>The Book of Songs</i>	Huang Shen (167)
Critical Notes on the Poems Composed by Qian Qian-yi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Hu Ming (175)
A Brief Survey of the Compilation and Blockprinting of Su Shi's Works That Went on During His Lifetime.....	Zeng Zao-zhuang (193)
A Textual Criticism on <i>Lin Wen Zhong Gong Shou</i> <i>Gao</i> (Lin Ze-xu's Original Manuscripts)	Wu Ge (209)
The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 Treatises and Studies of <i>Jing Hua Yuan</i> (Flowers in the Mirror).....	Wang Li-na (223)
A Postscript to a Collection of Qi Cheng-ye's Family Letters.....	Huang Shang (233)
Appendix: Qi Cheng-ye's Family Letters	(236)
Index Classified Contents of Series I to XXXII of <i>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i>	(285)

论《方輿胜览》的流传与评价问题*

谭其骧

《方輿胜览》七十卷，宋祝穆编，穆子洙增补重订。

祝穆字和父，建宁府崇安县人。先世徽州歙县人，曾祖确，是朱熹的外祖父。父康国，始移家入闽。穆少时名丙，尝受业于朱熹。除本书外，又著有《事文类聚》前、后、续、别四集，共一百七十卷，今存；《四六妙语》（一作《四六宝苑》）若干卷，今佚。

洙字安道，宝祐四年（1256）进士。尝取诸家语录为朱熹《四书集注》作注，名曰《四书集注附录》，宰执录其书进呈。景定中除迪功郎，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咸淳初转从政郎，监行在文思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祝穆是建阳人是错的。穆父康国居建之崇安，见《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外大父祝公遗事》、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八人物文学。《遗事》有云，康国“二子丙、癸相从于建阳”，这是说丙、癸二人到建阳受业于朱熹，不是说祝氏乃建阳人。本书卷首吕午序在“祝穆和父”上系以“建阳”二字，这是建宁府的郡名，不是县名。祝穆自序署乡贯作“建安”，各卷卷端署“建安祝穆和父编”，“建安”也是郡名。

洙字安道，见《经义考》卷二五三引胡炳文曰，仕履及著作见本书卷十三兴化军涵江书院条、卷末跋及嘉靖《建宁府志》。《四库提要》将宰执录其所著书进呈、除迪功郎为涵江书院山长误作祝穆的

* 本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咸淳增补重订本《方輿胜览》的前言，现征得作者同意先行发表。题目是本刊所加。

履历，此点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已指出。

祝穆《方輿胜览》原本据卷首吕午序及穆自序，刻印于理宗嘉熙三年(1239)。全书分为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集二十卷、拾遗附录若干条。《季沧苇书目》载有此书，清季杨守敬在日本亦访得此书。据杨氏《日本访书志》云：自浙西路至广西路为前集，淮东、淮西两路为后集，自成都路至利西路为续集，“拾遗则自临安府至绍熙府每府州各补数条”。“其分数次开雕者，当因资费不足，随雕随印行，非别为起迄也”。“每卷标题《新编四六必用方輿胜览》，盖本为备四六之用也”。

祝洙增补重订本刻印于度宗咸淳二至三年(1266—67)，去原本梓行凡二十八年。祝洙跋文称“先君子编辑《方輿胜览》行于世者三十余年”，可能是因为原本在刻印以前已经以钞本行世，所以算到咸淳初共有三十余年。重订本去“四六必用”四字，不复分前、后、续集名目，又将拾遗散附各府州下，新增五百余条，通编为七十卷，而各路次序仍同原本。《季沧苇书目》、《天禄琳琅书目》、《皕宋楼藏书志》皆载有此书，《四库全书》所收也是这种本子；杨守敬在日本除访得原本外，也访得了这种本子。

祝穆原本在国内可能早已失传，杨守敬所见原本有待查访^①。现在全国各地图书馆所藏，据了解都属于祝洙重订本。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同是重订本的宋刻本，但并非同一版刻。不仅字体不同，北图本中的繁体字，上图本中又往往用简体字，如國作国，雙作双，盡作尽。据此，可以认定，北图本较早，上图本较迟；上图本可能利用了一部分旧板，大部分是重刻的。重订本又有元明刻本，可是清朝和辛亥以来从没有刻印过。

现存的唐宋地理总志，共有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輿地广记》，南宋的《輿地纪胜》和《方輿胜览》六种。《元和志》、《九域志》和《輿地广记》，既有好几种清刻本，又有近时排印本，《寰宇记》和《輿地纪胜》，也各有几种清

刻本，都是一般图书馆备有、市上比较易得之书。只有《方輿胜览》，由于没有清刻本和近时印本，所以需要参考此书的，非得上少数几家大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借阅不可，极为不便。196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决定将北图、上图两个宋本中缺页较少的上图本（北图本缺正文十四页，上图本不缺）影印问世；又据北图本补足所缺祝洙跋四页、录白一页，和正文中的缺损文字。1966年，已打出毛样，正在与北图本的照片逐字进行核校，约我写的前言也已写成大半，十年浩劫开始了，这部书当然属于“四旧”之列，“勒令”不许出版。版子埋没在仓库中达十多年，前年才翻了出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当即积极将原影印计划付诸实现。赵而昌同志在把与北图本核校的工作做完之后，又做了一番很仔细的修版工作；这部宋季“学士大夫家有其书”的名著，终于不日可以以宋版的面目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篇前言也就以旧稿为基础，稍加修订补充，谨以就正于读者。

本书编者生平和版本流传略如上述，下面请再就此书和《輿地纪胜》的关系，七百年来它在学术界的遭遇，以及今天我们对它该如何评价等，陈述一下管见。

《方輿胜览》的体裁迥然不同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輿地广记》等早期总志，而极为接近于差相同时的王象之《輿地纪胜》。主要表现在：

一、《纪胜》与《胜览》两书的门类基本相同，只是《胜览》比《纪胜》少了县沿革和碑记二门。此外如《纪胜》的景物门在《胜览》里分成山川、井泉、楼阁、堂院、亭榭、馆驿、桥梁、寺观、祠墓等门；《纪胜》在人物之外另列仙释一门，《胜览》并入人物；《纪胜》将物产附见于风俗形势门，《胜览》别立土产一门（或有或无）；都只是在分合上的不同，无关实际内容。

二、《元和志》和《寰宇记》等早期总志所有的州境、四至八到、

户数乡数等门，《纪胜》和《胜览》都没有。《纪胜》有而为《元和志》、《寰宇记》等所没有的诗和四六二门，《胜览》也有，仅将诗改称为题咏。

三、《元和志》、《寰宇记》只是偶或引用前人诗文片言只语，《纪胜》和《胜览》除专辟诗(题咏)和四六二门外，又都搜罗了大量与一地风俗、形势、景物、人物有关的诗、赋、记叙文字，分系于各门各条之下。

为什么出于两个编者的两部书的体裁，会如此近似呢？原因有二：一是在同一时代风尚影响之下，两书编者的纂辑旨趣本来就相去不远；二是《纪胜》成书于嘉定宝庆间，早于《胜览》十余年，《胜览》在制定体裁时又受到了《纪胜》的影响，这两个原因是相辅相成的。若不存在前一因素，则《胜览》就不会乐于沿用《纪胜》的体裁。若不存在后一条件，则尽管两个编者的纂辑旨趣略同，两书的体裁也不可能接近到这个程度。

《日本访书志》卷六载祝穆原本《胜览》卷首两浙转运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刊《方輿胜览》，……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岁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板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輿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这是《胜览》的编者看到过《纪胜》的的证。但编者颇讳言其事，卷首吕午序和编者自序里，言及本书的编纂经过，竟连《纪胜》这部书名都没有提到。祝洙重订本删去了这篇录白，元明以后学者由于只看到重订本，故诸家题跋，未有能明确指出此点者。陆心源撰《宋槧方輿胜览跋》，察觉到了两书的相似，但又为本书序文所蔽，因而有“不相谋而相似”之说(《仪顾堂题跋》)。要是他看到了原本的录白的话，那就不会这样说了。

《胜览》的体裁既与《纪胜》极为近似，而《纪胜》共有二百卷，《胜览》仅七十卷，所以祝穆深恐刊行后，会被坊贾用节略《輿地纪胜》为名予以翻刻。实际《胜览》尽管部分沿袭了《纪胜》的体例，但

就内容言，却跟《纪胜》并没什么关系。它根本没有采用《纪胜》作为蓝本，当然更谈不上是《纪胜》的节略本或改编本；它确是一部由编者“积岁辛勤”，“私自编辑”而成的新著。

《胜览》全书约有四分之三条目皆见于《纪胜》，相同条目的释文亦多雷同。粗看好象这些条文都有可能是从《纪胜》抄袭过来的。但仔细一对勘，就可以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胜览》若以《纪胜》为蓝本，则《胜览》的文字只能与《纪胜》相同或较少于《纪胜》，但事实上合乎这种情况的只是极少数，多数条目尽管内容基本相同，却多少有几句话或几个字，或不同，或溢出于《纪胜》记载之外。由此可见，两书条目与文字之所以有这么多雷同之处，显然不是由于《胜览》袭用了《纪胜》的资料，而是由于两书的资料来源相同。来源相同而两个编者在选材与摘录文字时取舍不免稍有差异，因而出现了这种大同而小异的情况。同出于什么来源呢？从两书的序文和书中所征引的书目和篇名看来，主要应该是当时市上广泛流传着的那些各地图经（方志）和诸家诗文集，而采自图经的又较之直接采自诗文集者为多。

因为资料来源相同，所以两书往往犯同样的错误。例如：两书嘉兴府皆有“瀚海”一条。《纪胜》注云：“在华亭，西抵海盐，东抵松江，长一百五十里。”《胜览》同，惟省去“长一百五十里”一句。此所谓“瀚海”，实系“捍海塘”之误，见《新唐书·地理志》杭州盐官县下。今按，《绍熙云间志》卷中堰闸载此塘作“旧瀚海塘”，知误“捍”为“瀚”，在宋代方志中已然。《纪胜》与《胜览》此条当同出于某一种嘉兴旧志，该志又将“瀚海塘”省作“瀚海”。

又如：《纪胜》赣州风俗形势引有王安石《虔州学记》一条云：“虔于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交广闽越，道所出入。”查《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二《虔州学记》，此节原文作“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可见原文显然是以“地最旷”为一句，“大山长谷”为一句，“荒翳险阻”为一句，《纪胜》

引文因误以“地最旷大”为一句，“山长谷荒”为一句，致脱去“翳险阻”三字。《胜览》赣州风俗也有这一条，径以“山长谷荒”四字为标题，引文为“虔于江南，地最旷大，云云，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句读之误和脱字与《纪胜》相同。这一错误一直沿袭到《明一统志》。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明一统志”条追本溯源，乃谓误“始于王象之，而祝穆因之，《明一统志》又因之”。今按，《纪胜》引文略去“铜盐之贩”一句，截此于“道所出入”，《胜览》引文不仅没有略去“铜盐之贩”，又在“道所出入”之下多引了“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两句，足见《胜览》此条决非出于《纪胜》，当系与《纪胜》同出于某一《赣州图经》。两书句读之误和脱字，都是从这一图经沿袭下来的，惟引文繁简则稍有不同。

《胜览》的体例和内容基本上与《纪胜》相同，但亦不尽相同，同的一面略如上述，至于不同的一面，除上面所提到的卷帙多寡不同、门数条目有出入外，两书又各有特色。构成《胜览》的特色的是下列两点：

一、编者特别重视四六一门，故原本以“四六必用”四字冠于书名之首。全书门数皆较《纪胜》为简，独此门较《纪胜》为繁；内容亦异多同少。《纪胜》此门所载皆前人旧作，注明出处，此书所载不注出处，据卷首吕午序及编者自序，多数殆出自编者自撰。

二、在搜载诗文方面作了不同的处理。《纪胜》所载诗或整首全录，文则例只节取少数几句。此书不论诗文，凡被编者认为佳作的，往往整首整篇全录。卷首特分类开列了一个《引用文集》目录，诗文杂志，共计1,750篇（内181篇系重订本新增）。“其一联片语不成章者”不在内。

这两点特色使《胜览》在行世后广泛流传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宋人在撰写表启文时，例须用四六俚语；为楼阁亭堂作记叙文的风气，也盛极一时。元明时代，四六之风虽渐衰歇，记叙文

仍流行勿替。所以这部书正投合了这一段时期内文人墨客的需要。祝洙在重订本跋文里说原本行世三十余年，“学士大夫家有其书”，殆非虚语。祝洙正是由于原书受人欢迎，而板已漫漶，才进行增补重订。重订本梓行不久，在宋末即曾重雕，在元明两代又迭经翻刻，可见它一直是一部畅销书。《胜览》一经畅销，在当时文人看来，《纪胜》已非必备之书，积久遂渐归湮没。明代金石家从《纪胜》中钞出碑记一门，别为《舆地碑记目》四卷，其时全书已亡佚七卷^②。清乾隆间纂辑《四库全书》，《纪胜》竟以未见传本未收入。其后钱大昕始访得一影宋钞本，已佚三十一卷，另有十六卷有阙页。

可是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学者竞尚舆地考证之学，《纪胜》与《胜览》二书的遭际就颠倒过来了。《纪胜》各门的条目本来比《胜览》丰富，并且几乎每条都注明出处，不象《胜览》那样时有时无；特别在建置沿革方面，《纪胜》的记载很详细，《胜览》则于州沿革甚简，又根本删除了县沿革；所以对考据学家说来，《纪胜》当然远比《胜览》有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舆地纪胜”条云：“此书体裁，胜于祝氏《方輿胜览》”，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因而《纪胜》自影宋钞本被发现后，不久就有广陵岑氏俱盈斋、南海伍氏粤雅堂两种刻本，《胜览》则终清一代未见重雕。

《胜览》盛行于宋末元明，不仅为缀文之士所重视，对当时的地志编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元代坊刻本《混一方輿胜览》，在南宋故土范围内，几乎全部内容都是根据《胜览》节钞下来的，极少差异。《元大一统志》的南宋故土部分，虽多取材于《舆地纪胜》，但其大段或全篇钞录诗文，还是沿用了《胜览》所开的例。明景泰中修《寰宇通志》，其初主其事者甚至定义“采事实凡例一准祝穆《方輿胜览》”（叶盛《水东日记》）；后来虽有所更张，因袭之处还是不少，如景物方面的门类分得很烦碎，各卷之末仍有题咏门，记序文仍全篇登录等等。直到天顺间将《寰宇通志》改编为《明一统志》，

归并了景物方面的门类，删除了题咏门，删除了记叙文，才基本上改变了《胜览》以来的地志面貌。可是在此以后，创修于成化十七年而增修于嘉靖九年的朝鲜《东国輿地胜览》，并没有采用《明一统志》的新样，还是沿袭了《胜览》的旧式。这部书实际上是搜集了《东文选》等书中的有关輿地的诗文，按祝穆《胜览》体例，逐项分条插入成化十四年修成的《八道地志》而成的。可见《胜览》的影响，竟远达三百年以后的邻邦。

《四库提要》对《胜览》作了如下的评论：

书中体例，大抵于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他志乘所详者，皆在所略；惟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为考证而设，名为地记，实则类书也。然采摭颇富，虽无裨于掌故，而有益于文章，摘藻挹华，恒所引用，故自宋元以来，操觚家不废其书焉。

这段话上半段将详于哪几方面，略于哪几方面，作为本书的特点，实际除略于建置沿革一点外，皆系沿袭《纪胜》而来，非本书所始创，这是由于四库馆臣没有看到过《纪胜》，致有此误解。下半段讲到本书的作用与性质，说得也不够确切。“为登临题咏而设”，这是王象之编《纪胜》的主要目的。《胜览》对登临题咏当然也有用处，但其纂辑的目的却主要是为了各作四六表启之用。这不仅从《纪胜》所采诗较《胜览》为富，《胜览》所录四六较多于《纪胜》可以看出来，在两书的自序里也都讲得很明白。“不为考证而设”，这句话是对的。但编者不为考证而设此书，不等于对后人治考证之学一无用处。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说。

就地志门类而言，此书并不齐备，这是确实的。书中采摭诗文颇富，足供操觚家摘藻挹华之用，并且这部书之所以得以流传不废，主要就是由于具有此种作用，这也是事实。但由此便作出“名

为地记,实则类书也”这样的论断来,却是错误的。

一部书只要内容记载的是地理,就是地记,没有理由说哪几项遗漏了就不能算地记。各种地志各有其所详所略,并不一样。《提要》所谓他志乘所详的那几项,其实他志乘并不一概都详。《元丰九域志》的建置沿革很简。《舆地广记》根本不载疆域、道里、田赋、户口。至于关塞险要,则唐宋地志全都不详。怎么能说遗漏了这几项就算不得是地记?更没有理由说多载了名胜古迹诗赋序记,就不是地记,是类书。名胜古迹本是地志应有的内容,诗赋序记只要与一地风土有关,当然也可以收入地记,怎么能说多了就该算类书不算地记?

《提要》这种错误的看法,影响很大,竟为后来的藏书家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和目录学家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太平寰宇记”条)等所沿袭,因此不能不予以驳正。

若把《提要》“名为地记,实为类书也”这句话改为“其书跋是地记,实兼具类书之用”,那倒是比较恰当的。那末,能不能说这部书尽管是地志,但作为地志的价值很差,“无裨于掌故”,值得肯定的只是它所兼具的类书的作用,即“有益于文章”呢?也不能。《胜览》的地志价值比之于它的类书价值,至少应等量齐观,可以看成是有过而无不及。但它的地志价值不同于《提要》所谓“他志乘”,“他志乘”的价值主要在于有裨于考证建置沿革、疆域、道里,而此书的价值则主要在于提供了许多有关各地风土习俗的资料。

地志载述风土习俗,渊源甚早,在最早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职方》里,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可是这一传统后世没有很好予以继承发展。在十六种正史地理志中,只有《汉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四种,按当时的地理区域或大行政区作了一些很概括粗略的论述。在现存的历代地理总志中,《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舆地广

记》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元大一统志》、《寰宇通志》、明、清《一统志》在各府州下虽有风俗一门，但简略已极，且一般只从古籍中摘录数语，只字不及当代的情况。惟独《纪胜》和《胜览》两书，其各府州风俗门采摭既相当丰富，内容古今并陈，而侧重于当代；此外在题咏（诗）和四六二门内，也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描述。所以从研究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这个角度来看，这两部书的价值，实远在其他地志之上。

兹举福建路为例，将《纪胜》、《胜览》两书的资料同《寰宇记》和《宋史·地理志》的记载作一对比：

福建一路八郡，《太平寰宇记》风俗门只在福、泉二州下有记载，建州、汀州下作同福州，南剑、邵武下又作同建州，漳州，兴化下又作同泉州。福州下面只引了唐《开元录》“即古东瓠，……皆夷种，有五姓，……”、《十道志》“嗜欲衣服，别是一方”这么几句，不及当代情况。泉州下面讲的是“泉郎，即州之夷户”的生活习惯，对当地汉族的风俗竟无只字道及。

《宋史·地理志》对一路经济人文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

有银铜葛越之产，茶盐海物之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

而土地迫隘，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寔贵，故多田讼。

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

然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

其长处是简明而扼要，其短处是有所未备，或备而不详，又未能反映各郡之间的差异。

《纪胜》和《胜览》的体例是分郡分门分条纂辑资料，当然不可能作概括而全面的叙述，但二书辑录资料颇为详备，各郡之间可以